

长篇传记文学

顾问：韦韬

作者：章骥 盛志强

茅盾



华艺出版社

长篇传记文学

茅 盾

顾问：韦 韬

章 骥 盛志强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茅盾：长篇传记文学/章骥，盛志强著。—北京：华艺出版社，1999.3

ISBN 7-80142-159-0

I.茅… II.①章…②盛… III.传记文学—中国—当代
IV.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4620 号

茅 盾

章 骥 盛志强 著

华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一号)

(邮编 100010 电话 66736751)

浙江省良渚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 1/32 13.5 印张 330 千字

1999 年 3 月第一版 1999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5000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或倒装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

ISBN7-80142-159-0/I.1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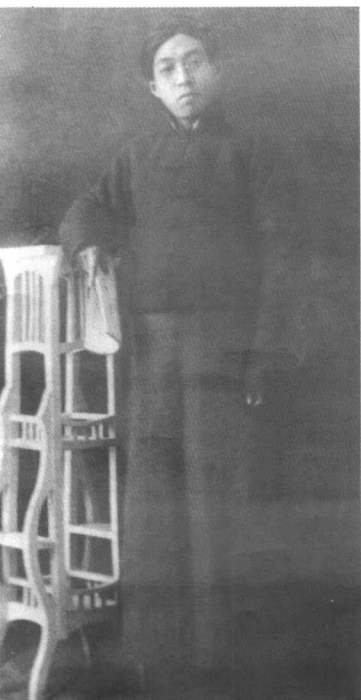
定价：22.8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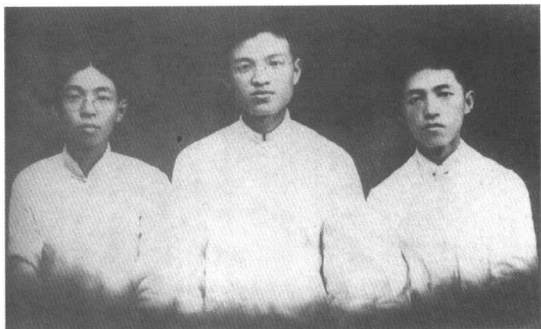
茅盾的父亲沈永锡(1872-1905)



茅盾的母亲陈爱珠(1875-1940)



这是“五四”时期的茅盾。



1919年茅盾的弟弟沈泽民(右)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 1920年7月他和同学张闻天(中)东渡日本, 这是行前茅盾和他们的合影。



这是1929年的茅盾在日本客居时期
(1928.7-1930.4)。



这是大革命时期的茅盾。



1925年春茅盾和夫人
孔德沚在上海留影。



1946年冬，茅盾与郭沫若（左一）、叶圣陶（左四）、洪深（左二）等合影于上海。



1938年10月，茅盾全家
摄于九龙太子道寓所。



1949年10月20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茅盾被任命为中央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第一任部长。这是10月21日中央文化教育委员会宣告成立时全体委员的合影。第二排左起第六人为茅盾。



1981年2月7日茅盾在寓所会客时所摄。这是茅盾生前留下的最后几张特写，看，他还是那样谈笑风生，精神矍铄。

茅盾与儿孙们在家中小院内的合影，作为八十寿辰的纪念。

序

陈 沂

茅盾同志不幸逝世后，党中央很快作出决定，恢复他的党籍，党龄从1921年算起。这使我们这些人，特别是在文学事业上得到他的爱护和扶持的人感到万分高兴：茅公，尊敬的沈雁冰同志，您不仅是一位国内外驰名的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家，而且也是一位久经锻炼的共产主义战士。

茅盾同志的作品很多，可以说是著作等身。我们仅从他的《蚀》、《子夜》和《腐蚀》这三部作品就可以看出，茅盾同志是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他是在体验人生、感受生活、观察社会的基础上进行思考，创作出了不朽作品。他不仅是一位文学家，也是一位革命家和社会活动家。他是我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参与了我党早期的革命活动。同时，他又非常热心社会活动，广交朋友，热心助人，留下了无数佳话。可以这么说，茅盾同志是文学家、革命家和社会活动家的完美结合。

我曾想，应该有一部形象化的作品来宣传茅盾同志是如何投身革命，来演绎茅盾同志的作品是如何问世的，这必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茅盾同志。章骥、盛志强同志合撰的纪实性长篇小说《茅盾》，将茅盾同志的一生艺术性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将茅盾同志生平中重大的历史事件、重要的文学活动和文学创作历程作了比较生动的描写，进行了比较深刻的揭示。读者从中可以看出这么一条真理，生活是创作的源泉。

我同茅公相识于1936年的上海，当时我还是一个初入文坛的小字辈，但得到了文学大家茅公的器重和关怀，对此我终生难忘。后来我在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工作期间，同茅公见面的机会比较多，解放军的文艺工作得到了茅公很多的鼓励和支持。现在由部队老文艺工作者完成此著，我感到十分高兴。它表明部队的同志没有忘记茅公，文坛没有忘记茅公！

欣逢华艺出版社将推出此书，是为序！

1998年国庆于上海

目 录

| | |
|-------------|---------|
| 序 | 陈 沂 (1) |
| 楔子 | (1) |
| 第一个启蒙老师 | (8) |
| “是将来能为文者” | (18) |
| “读书是为了做人” | (27) |
| 机遇向他微笑 | (36) |
| 政治生涯和文学生涯同步 | (50) |
| 初涉文坛 迎战三方 | (63) |
| 并肩战斗 上下求索 | (73) |
| “无边落木萧萧下” | (81) |
| 幻灭后的《幻灭》 | (98) |
| 多么高大的大先生 | (107) |
| 缘 | (113) |
| 两个孤独的灵魂 | (122) |
| 虹有迷人的魅力 | (134) |
| 漫漫子夜铸《子夜》 | (148) |
| 一张四折的报纸 | (166) |
| 痛失战友 痛失良师 | (180) |
| 艰难开辟抗战文艺阵地 | (199) |
| 黄沙蔽日的大西北 | (211) |

| | |
|------------------|-------|
| 神秘的新新疆····· | (219) |
| “生死悠关的五月五日”····· | (236) |
| 延安——革命的圣地····· | (250) |
| 旋由圣地入魔窟····· | (262) |
| 雾是更加浓了····· | (271) |
| 香港脱险的前前后后····· | (280) |
| 千里盛情和百般厚遇····· | (295) |
| 永远珍藏在心里····· | (314) |
| 催人断魂的清明时节····· | (320) |
| 新中国首任文化部长····· | (333) |
| 两记不轻不重的闷棍····· | (344) |
| “新文学的老保姆”····· | (360) |
| 沉默、沉默、沉默····· | (371) |
| 噩梦、噩梦、噩梦····· | (384) |
| 恶梦总有醒来时····· | (404) |

楔 子

“我是谁？……我在哪里？……”

八十五岁的老人陷于半昏迷状态，脑海里反来复去困扰着这两个疑问。

他松弛的眼皮不停地翕动着、抖动着，终于，艰难地睁开了，大大地睁开了，还射出两道异样的光。但是，眼神是散的，迷惘的，恍惚的，眼前的一切显得光怪陆离，游移不定，难以捉摸……

“是啊，我是谁呢？我总该有一个名字吧？”老人眉头紧蹙，竭力思索着；“另外，这是什么地方？我的家吗？哦，似乎不象……确实不象……我的家好象没有这般白，这般窄，这般谧静……”

大概是为了驱走头脑里的疑云迷雾，老人努力摆动他那沉重的头颅，摆动的幅度越来越大，忽然一阵痛楚来自鼻部，当他伸出去的手抓住两根细软的橡皮管，同时又听到极其熟悉、极其亲切的唤“爸”声，他蓦地清醒了：

“我是茅盾！住在北京医院 119 病房，还同时进行输液和输氧；而叫我爸的，自然是我的儿子阿桑！”

茅盾因老病复发于 1981 年 2 月 20 日住进了北京医院。

茅公再次住院的消息不胫而走，几日来，这 119 病房门庭若市，故朋好友，亲密的同辈，经常接近的后进，都专程赶来医院

问候、探望。人们注意到，茅公他那鸭蛋形的脸庞比过去消瘦了；头发稀疏，却仍是浓黑浓黑，而且一如往常被梳得整整齐齐；上嘴唇留的短髭纯白，比过去长了许多，大概好几天没有刮脸了。但当他清醒时，他的两眼还是象过去一样闪闪发光，这炯炯两眼，曾经入木三分地观察旧中国的苦难与死亡和光明与黑暗的斗争，以及新中国这个婴儿的诞生和成长；这炯炯两眼曾经深刻地观察他经历的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为我们塑造了许许多多脍炙人口的典型人物。

今天是三月二十一日，韦韬守护在老父的病榻边，已经足足一个月零两天了，尽管大夫们一再巧施“妙手”，但沉痾缠身且已年届耄耋的老父却终难“回春”。入院当天，确诊为肺气肿；三天后，查出心肺功能衰竭；又一周，肾脏功能也告衰竭；“阳性”面不断扩大，“+”号数日渐增多；今消明发，低烧长期不退；胸水延及腹水，常抽常积；中枢神经混乱，不时出现昏迷现象……

文学是人学。韦韬清楚他的文学家的父亲，最善于“捕捉”他周围的人物，捕捉人物的性格特征，捕捉他们极其细微的外部表现和内心活动。他不仅善于捕捉眼神，通过那扇“窗户”的明暗、强弱和清浊，透视其灵魂；他还长于从眉睫的一点颤动、嘴角的一丝移位，洞察到人们隐藏于内心深处的奥秘、它的阴晴圆缺、它的喜怒哀乐。所以，韦韬和小曼商定：在老人家面前，特别在老人家清醒之时，千万不能愁眉苦脸，务必强作笑颜，不使老人精神上垮下来，起码有利于延缓病情的恶化……

韦韬用心良苦，但今天老父已两次昏迷。十一时左右，七八个一色白大褂、白帽子、白口罩的医生鱼贯而入，其中还有院方特邀来参加会诊的外地专家名医，韦韬忙起身迎接，茅公却先于他表示“欢迎，欢迎”，接着便提出疑问：“怎么惊动你们这么多大夫来看我？有一两位还挺面生么。”

主任医生回答得很巧妙：“查病房，有时人多一些，有时人少一些。主要出于培养和提高我们新来的医生的需要。”

医生们倒也只是向茅公提了一些过去曾不止一次提过的问题。韦韬知道：详尽的病历记录，所有的化检报告，他们肯定都已看过；而且已经会诊过，结论大概也已经下了。所以当韦韬从医生们的眼角深处，发现那难以掩饰的同情、惋惜和深沉的忧戚时，他的心象被针尖猛刺一下顿时收缩了起来，而当他尾随医生们到了办公室之后，他绝不愿证实的事实终于还是残酷地被证实了——茅公的日子已经不长，老父处于生命的最后时刻！

经过极其痛苦的强自抑制，韦韬装出颇为轻松的样子悄悄返回病房，一看，老人已经拔掉了鼻孔上的橡皮管，韦韬正要劝说父亲把橡皮管插上，茅公急切地问：“阿桑，大夫说些什么？”

韦韬急忙掩饰：“没有什么，没有什么……”

茅盾看了儿子一眼，微微张了一下嘴，但最终什么也没有说，顾自合上眼，闭目养神。一会儿，响起了极为轻微的鼾声……

陈小曼踮着脚尖推门而入，第一眼必定投向病榻；第一句话总是“好些没有？”那眼神，那语气，充满了焦急和忧虑。

韦韬附耳低语：“会诊结果，更糟了！”

一听丈夫的回答，小曼的心陡地一沉，急问：“爸知道了吗？”

韦韬摇摇头。

陈小曼又仔细端详病榻上的老人：“爸不是昏迷吧？”

韦韬长长地吁了一口气：“看来，这回象是真的睡着了。”

小曼忙劝丈夫：“韦韬，这儿有我，你赶快回家睡一会儿！”

韦韬点点头，细声叮咛：“要注意爸的病情变化！”

……

陈小曼紧挨病榻坐着，眼睛象雷达，围绕着老人的躯体警惕

地转动；耳朵象声纳，用心谛听和辨析老人呼吸的频率。她对这位公公的感情，绝不亚于自己丈夫对父亲的敬重和挚爱。

然而啊然而，当现在她的视线投落于踉跄病榻，横遭橡皮管和针头困扰的老人，心头象灌满了硬硬的铅，十分沉重。

老人动弹了！尽管他的眼睛还紧闭着，两只骨瘦如柴的手臂已先后伸出被外，叉开十个手指，上下左右乱抓着。小曼知道，老人又陷于昏迷状态了。她生怕公公着凉，几次把他的手捉回被筒里，但它们又立刻争脱出来，还不断胡乱掀扯着胸前的被子。小曼俯身病榻，一边轻轻推推老人的肩头，一边轻轻低唤：“爸，你醒醒，你醒醒。”茅盾依然没有甦醒，嘴唇皮却不住地翕动，还发生急促的“咕噜”声。小曼努力把耳朵贴近老人嘴边，什么也听不清。但小曼马上领会到老人的心思，她紧贴老人的耳边，只悄悄说了一句：“是想找笔和稿纸吧？”茅盾倏地睁开了眼睛！他嘴角往上咧开，泛起了几许笑意；他朝儿媳妇投去感激的一瞥，然后屈着手势喃喃地数数：“二、三、四、五和六、七、八、九……”小曼凝神细心地听着、想着，终于把“密码”翻译出来了：“爸，你估算得对！二，您是二月二十日住院的；三，现在已经是三月下旬；四，就是四月，估计您就可以出院了！”

老人又重复“五、六、七、八、九”。

小曼接着破译老人的心事：“四月出院，您就可以全身心投入写作了！再加上五、六、七、八、九五个月，共半年的时间，后半部回忆录准保拿下来！”

老人高兴地：“九月写完……九月一定写完……”

啊！在病危的时候，还一心惦记早日写完回忆录，茅公是用生命在写作啊！

小曼进一步替老人描绘远景：“九月写完，交到出版社，爸就该请我们到南方去旅游了！我听韦韬说过，爸早有长住杭州，在美丽的西子湖畔创作的打算，那好啊，您就把我们都带到‘天

堂’去吧!”

老人显然受到儿媳的感染，也呵呵笑了起来，可他的头点着点着，却又突然不动了……

茅盾又再度陷于昏迷……

等到韦韬闻讯赶到医院时，由于大夫的及时抢救，茅盾竟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清醒、正常，并且平静；他没容韦韬张口，先就说了话：“好了，你也不必瞒我了，我知道自己的病势沉重了……”稍停，喘息几口：“趁现在人清醒，该跟你交待交待了。”

韦韬严肃起来，问：“爸有什么吩咐？”

“看来，起码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我不能亲自撰写回忆录了。《1934年的文化围剿和反围剿》以后部分，就由你根据我的口述录音整理出来。当然要作细致的核对，不能以耳代目，切记！切记！”

韦韬重重点头：“记住了。”

“全部整理好以后，联系一家出版社，把我的那篇序言附上去。记住了吗？”

“都记住了。现在请您老人家放心休息吧。”

“不！还有呢！”茅盾想坐起来，但没有成功，只得斜靠在床上：“你赶快准备好纸和笔！”

韦韬不敢违拗老人心意，立时拿来纸和笔：“请您口述吧。”

茅盾缓缓口述：“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亲爱的同志们，为了繁荣长篇小说的创作，我将我的稿费二十五万元捐献给作协，作为设立一个长篇小说文学奖金的基金，以鼓励每年最优秀的长篇小说。我自知病将不起，我衷心祝愿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繁荣昌盛。”

“记好了。”韦韬停下笔，抬头问：“还有吗？”

“当然有！你写，耀邦同志暨中共中央……”茅公呼吸急促起来，口唇发紫，虚汗不止；他用手按住胸口，努力压下几乎要

跃出胸腔的那颗赤子之心，以他的全部爱 and 情融入每一句话，每一个字：

“亲爱的同志们，我自知病将不起，在这最后的时刻，我的心向着你们。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我追求奋斗了一生。我请求中央在我死后，以党员的标准严格审查我一生的所作所为、功过是非。如蒙追认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这将是我一生最大的荣耀！”

韦韬边流泪边记录，最后将记录郑重地递给茅公。

茅公认真仔细地校看了一遍，然后颤颤巍巍地举起钢笔，庄重地签上名字，前一封信上署名“茅盾”，后一封信上署名“沈雁冰”。

韦韬接过两封信：“我明天就送出去。”

茅盾点头又摇头，说：“先搁搁，等将来再送；也许我可以亲自重写……”

这“先搁搁”三个字，使韦韬又重新燃起了希望：父亲的求生欲还那么强烈，这不仅基于创作欲的强烈，更基于政治生命追求欲的强烈，是啊，我的父亲，这位曾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五十三名党员之一的沈雁冰，在他把最后积存的稿费捐献给中国的文学事业之前，已经慷慨无私地将他全部的心血、脑汁、思想、感情连同整个儿生命，都献给了自有人类以来最伟大最神圣的共产主义事业。然而，出于韦韬可以理解的、难以理解的甚或无法理解的种种复杂、微妙的原因，这位足以令儿子引以为骄傲的父亲，头上尽管有无数顶足以令人艳羡的桂冠，却独独失落了一个普通的称号。而恰恰是这个极其普通称号的失落，令父亲几十年来食不甘味，寝梦难安哪！

……

韦韬替父亲摆好枕头，掖好被角，深情地说：“爸，您太累了，该躺一会儿了。”